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七

甘誓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

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似姓之國

為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

南郊也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氏叛工命率眾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

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

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

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居

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

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

扈之罪言繼立者見甘誓言甘有扈郊地

其由嗣立故不服也甘誓言甘有扈郊地



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  
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  
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  
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  
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詰詰誓  
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  
志扶風鄠縣古魯國夏啓所伐者也鄠音同未知何故  
也啓代有魯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魯之  
郊地名馬融云甘有魯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  
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  
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  
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  
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戰于甘乃召六卿命卿○將了匠反王曰嗟六  
事之人各有軍事予誓于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

天也人之正道言亂常○海二南反正如字徐  
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情徒卧反天用勦紂  
其命用其失道故勦也惟恭行天之罰紂奉也言欲伐左不攻于左汝  
不恭命左車左方主射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馬爲正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  
前示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主陰陰王殺親祖嚴社之義○戮予則斃戮汝非但止  
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汝身辱及汝子言耻累疏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也○斃音如累劣爲反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  
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



以勅告汝今有苞氏威震海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三  
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先此故我  
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若  
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  
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若  
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王之前所戮者非但止  
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  
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  
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  
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茲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  
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  
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御勅在軍之七步卒亦在其  
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摠呼之  
辭。傳五行至亂帝。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  
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謂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  
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而有所為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  
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可行也有苞與夏同姓  
持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  
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侮侮慢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三才久生天  
地之間莫不效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急脩棄廢天地人之正  
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苞與  
夏同姓並依出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  
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邕周有管蔡是其持親  
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苞與夏  
同姓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  
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  
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  
姓與此同也故有苞以為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  
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  
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苞既有大罪且其絕滅故原天之意  
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勳是斬斷之意  
故為載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衛此三  
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



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擗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所載執俘而還師者左射以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所載執俘而還

是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言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也而不言御准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歲下在中央主擊故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徐病矣張疾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設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疾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主左而將居中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騂如千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物解之○傳天子至不事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舟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王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農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王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王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方社饗是相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動乃至太祖賞耳○傳擊子至擊果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擊對妻別文是擊為子也非但止辱其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取惡累之陽擊云予則擊我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擊我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 太康失邦

啓子也于將田不恤民

### 昆弟五人須

### 于洛納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

子名在書傳無名仲康蓋其一也○于馬云止也納如就反本又作內音同

疏太康至之歌○五子名在書傳無名仲康蓋其一也○于馬云止也納如就反本又作內音同







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時。思善道以自防備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曰：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出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詩：四馬既備，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出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女色禽荒。疏：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鳥獸。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獸也。甘反嗜，市志反峻，思後。慈羊反厭於搯，反人於。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六此

者棄德之君必亡其一。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疏：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出本云：帝州統天下四方。

湯稱殷商也。案書傳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一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若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

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



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  
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  
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  
辭天門云羿焉羿日鳥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  
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  
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叙怨○正  
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叙怨也其一曰皇祖  
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二恨亡國都其四  
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  
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懲之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  
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

字又息暫反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慄力甚反朽訃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 疏其一

敬○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  
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  
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又  
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  
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  
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恐慄慄乎危  
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  
是為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  
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為  
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  
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



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備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慄慄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出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出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亂曰荒，色女色禽。疏傳作爲至鳥獸。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鳥獸。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獸也。甘反嗜市志反峻，思後反牆。慈羊反厭於搯，反人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

者棄德之君必亡其一。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疏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出本云：帝州統天下四方。疏堯為陶唐氏，肅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一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真都不出此地。故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若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

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



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開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  
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夫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大康棄典法所以成  
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  
為天子也○傳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  
詰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  
備文耳○疏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  
鐵至取云正義曰開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  
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無之物皆  
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開通者推金  
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開通權  
衡則度量之物悉通有無亦開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  
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乎也論語云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  
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  
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云也○訓結為業貴乏顧氏等意云通  
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

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其五曰嗚呼曷歸予

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也言

當衣誰以撻影陶平予心顏厚有忸怩也○傳陶言哀思

復國也○傳影陶平予心顏厚有忸怩也○傳陶言哀思

厥德雖悔可追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傳

字或疏其五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

作誰其仇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

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

漸怨至此為深皆是拜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

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拜距於河不得復友

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

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慙之精見於面



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扭臣羞不能言  
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酒淫廢時亂曰

義氏和氏出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夫

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

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

胤征

奉辭罰

胤

義和至胤

曰義氏和氏出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胤掌為意胤國之疾受王命往征之史

叙其事作胤征○傳義氏至甲乙止義曰義氏和氏出掌

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

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是白唐虞至三代

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必掌胤口以去康違謬臣亦繼此

承太康之後於今必亦靡情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

甲乙是其罪也○酒荒丁服呂推言嘉酒不言好色故訓

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

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傳奉

辭罰罪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惟仲康肇位

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四海** 胤侯命掌六師

胤侯命掌六師

胤侯命掌六師

胤侯命掌六師



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  
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子衆曰嗟予有衆聖勅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徵蓋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先王克謹天戒臣

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

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百官廢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疏

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

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推為

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

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

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

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

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

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

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

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六臣下云百

官修輔謂衆臣傳道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

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  
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子衆曰嗟予有衆聖勅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徵蓋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先王克謹天戒臣

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

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百官廢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疏

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乎我

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推為

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

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

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

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

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

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

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

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六臣下云百

官修輔謂衆臣傳道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



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  
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  
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  
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  
百工以上不得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  
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  
恭謹者國家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  
當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陳義和所犯故  
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  
○覆芳服反。到丁老反。沈亂于酒畔官離次。醉實謂  
失位也。離如字又力。做擾天紀遐棄厥司。擾始  
智反真莫定反。又二丁反。乃季秋月朔辰  
又作什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房日月所舍之次。鼓晉奏鼓齊夫  
馳庶人走。進鼓則代之。尚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尚音恭。義和戶厥官周  
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俱音恭。

**聞知** 王其官而無聞知於日  
**王之誅** 闇錯天象言昏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西  
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此字  
註先時先天同放。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雖治其官  
亦作救治直吏反。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雖治其官  
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疏。惟時全無赦。正義曰言不諫  
况廢官。○後胡曰反。疏。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失罪惟  
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  
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  
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反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替人樂官進歲  
而擊之畜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  
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  
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  
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謹氣  
先時者殺無殺不及時者殺無殺失前失後尚猶合殺况  
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王其官而無聞知於日  
闇錯天象言昏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西  
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此字  
註先時先天同放。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雖治其官  
亦作救治直吏反。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雖治其官  
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疏。惟時全無赦。正義曰言不諫  
况廢官。○後胡曰反。疏。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失罪惟  
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  
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  
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反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替人樂官進歲  
而擊之畜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  
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  
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  
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謹氣  
先時者殺無殺不及時者殺無殺失前失後尚猶合殺况  
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反官，事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位。正義曰：沈謂之沈，始至所主。正義曰：儀始遐，遠皆釋，詰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供能五，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星月行，疾日每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台於舍，則見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曾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以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

食言不集於房星，以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食也，日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厥守，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為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嚮，下嚮，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為貴神，社饗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隔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群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朦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如樂官，則伐之，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收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敵，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旂，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嗇夫，夫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



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  
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  
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  
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  
在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推正月朔慝未作  
六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推夏四月有伐鼓用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顛氏云夏禮  
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師士引  
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藉也周  
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  
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  
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望  
不得先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八節  
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分均分為十二月月各得三十日四分日  
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  
月每月二十九日為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月之中  
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

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  
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  
時者所名之曰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  
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  
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  
時也其氣望望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

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爾眾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火炎崑岡

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王言天吏逸德列于

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

反脅虛業反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又染

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鳥故反汙辱  
之汙又音烏浣泥著物也一音烏卧反  
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數能以威勝所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

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疏

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

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

假喻以戒之火災崑山之岡玉石俱焚燒天王之更爲過

惡之德則酷烈其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爲惡

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

罪父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

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數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

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

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

也奉王命行王罰謂殺淫酒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

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春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春有岡岡孫炎曰長山之春也以崑山出玉

言火也害王喻誅惡善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

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

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眈睨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傷害

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

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會人曰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

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爲帥也

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

湯八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

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立遷焉故曰從先作

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二告工毒反釐有

鄭之徒以爲商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

書兩義並通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疏以經序宜

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二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

無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

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

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先王

帝

告

釐

沃







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厭以也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  
 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  
 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神也之誥云初征  
 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稷者劫而奪  
 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是說伐  
**作湯征** 述始征之  
**伊尹去亳適夏**  
 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字氏伊尹字故云字  
**疏** 傳伊尹至於桀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  
 湯進於桀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  
 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其用賢以治不可臣輔乃  
 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  
 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與此說殊  
 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于亳** 醜惡其政不能用賢醜惡其政不能用賢  
 故退還○復扶又反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方** 鳩方二人湯之賢鳩方二人湯之賢  
 臣不期而會曰遇  
**疏** 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  
 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

曰遇隱八年言所以醜夏而還  
 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  
 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七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篇十七篇

十四

尚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并

目師

桀都安邑湯并其不意師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禹名又命王侯出本湯名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

師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以其意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又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又夏之末天子升音昇既音而

遂與桀戰于鳴條

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疏

伊尹至湯誓正義相成湯與之伐桀升

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志而歸湯輔

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未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以自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也相成湯者序其篇以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也相成湯者序其篇以自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



彼文無其功也且武王之  
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  
傅為然即僕之河東郡安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  
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  
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  
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  
各言所當是山阜之地歷  
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  
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  
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  
至聖伐是當題行用師而  
之後當為桀臣慙而且懼  
其二父不事紂紂有浮桀  
以明天誅又懲勸諸眾與  
傳地在至拒湯正義一  
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  
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  
伐三股湯誥曰下歸自克

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且  
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章  
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  
昆吾亦來安邑欲以禱桀  
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  
言何得在南夷乎言是也  
此經比自誓之辭也甘誓亦  
意記其誓處此與實誓惟記  
有詳略序以經文王曰格  
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王則  
比桀於一夫格東白反  
夏多罪天命殛之稱小  
之今順天○台以之今爾  
反下同強居力反

衆舍我穡事而割不  
之政恤首律予惟聞  
反舍音捨廢也

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  
尹稱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則  
以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  
也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  
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  
黑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  
四明師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  
丁乃升道從師升者從下向上之  
以迂路為出不意故也師在河曲  
安邑西南從師向北渡河乃東  
示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師  
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  
以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  
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  
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  
必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一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  
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  
湯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  
受至于亳二股在定陶於義不得

有鳥條陌昆吾稟在氏以為最  
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  
陽不得與然與處同日而亡明  
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  
而湯誓戒誓湯疏正義曰  
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  
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  
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  
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  
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  
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  
以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

以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

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

其亦如

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

言桀君占相

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

葛反徐音謂

有眾率怠

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曰

眾下相率為怠惰

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

情徒

夏德若茲今朕

必往

凶德如此我

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

賞。罰音伐賚

爾無不

成我我天與汝爵

不從

命不用

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

古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

戮

王曰至攸赦

正義曰

其將上曰來汝在軍之衆也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

子無取行此以臣伐君也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

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口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

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以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

汝誓是也汝等言曰我君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

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由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

惟聞汝之言夏氏既有此四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

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始其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

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土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

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

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

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

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

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

我則奔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

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

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立湯取

商為號若取商立為號何以不名商立而單名商也若入遷



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  
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  
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  
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郟為  
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  
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受  
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  
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  
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  
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  
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臣故舉亂謂以諸  
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  
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  
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  
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賊重正義  
曰此經與上舍我猶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  
此言君臣相率而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  
故以止絕衆力謂發農功割剝夏邑謂証賊重言以農時勞  
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  
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取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

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  
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  
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  
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  
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止於日曰是日何嘗喪  
乎曰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齊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  
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  
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  
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占  
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東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  
以伯翳之使勿心刑法月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  
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孽殺故  
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孽戮其子孫周禮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  
禮注云汝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孽戮為權脅之辭  
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  
罪隸春人槩人之官引此孽戮汝又引論語云湯既勝夏  
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

其工之子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

富音

疏

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

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中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二

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維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

懋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

變革此事故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

祭法正向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與當為表字之誤耳湯

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社即令廢社祀棄而上

出治水之臣具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先序之次

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

逐祭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

前不得云句龍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

然而早以句龍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

早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早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棄之

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前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

七年祀社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社自商已來祀棄

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

儒者說社稷有一左傳說社稷句龍稷祭社稷惟祭之神而

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

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則同賈逵馬融等說

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

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

自專復用二夏師敗績湯遂從之謂遂討之。謂

臣自明也

大崩曰敗績從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謂遂討之。謂



才容反從遂伐三股俘厥寶貝玉三股國名桀走保

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

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股子公反俘

音孚行力剛疏傳三股至寶之正義曰湯伐三股知是

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

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

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

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莊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道

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莊嘉嘉穀故取而寶之

伯仲伯作典寶一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股而還大坰地名○

蚩反又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許鬼反

古蚩反仲虺作誥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茲維反

疏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

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還不言歸自三股而言歸自夏者伐

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朝故序言自夏傳本

其來勳故云自三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

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

也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

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相奚仲居薛以

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仲虺之誥相天子會同曰誥疏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

已勲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

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

說湯在桀時垢懼之事自惟王弗邁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

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估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擇

用賢良昇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

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二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

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

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

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大坰



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

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

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

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有慝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慝德慝德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虺乃作誥陳義亦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惟天生聰明時又

有夏昏德民墜涂炭夏桀昏亂不恤下

天乃錫王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正萬邦

續禹舊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服

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疏成湯

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繼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

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

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也一見首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

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

言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

乃桀之大罪矯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簡賢附勢寔

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臧作郎反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

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

國於夏出欲見剪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籟。莠九羊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籟彼我

天子常不去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有慝德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虺乃作誥

無主乃亂

有夏昏德民墜涂炭

天乃錫王

正萬邦

續禹舊

服

厥典奉若天命

疏

于南巢

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

周書序有巢伯來朝

傳云南方遠國

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也

一見首桀之所奔

蓋彼國也以其國

在南故稱南耳

傳并以南巢為地名

不能委知其處故未

明言夏王有罪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况我之道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通近也不近也

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疏

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夏王至

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

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無道

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

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敷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

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明昭七年左傳云

是以有精爽至矣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

為明也經稱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勉於極著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

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

出改悔過失無所吝簡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

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

覺其非不肯更悔且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乃葛伯

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勸凡人能勉者鮮矣

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

見魯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

為具以不禮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

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怨者攸徂之民室

仇立立餉式亮反

家相慶曰後予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後胡啓反蘇蘇字亦作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曰正

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疏

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推亡雷反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 歲正云乃  
季秋月朔其義亦然 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  
心怨之是名爲仇也 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  
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  
之報也 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  
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 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  
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  
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在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  
人乃報之非毫人則故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  
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  
之道 正義曰周禮卿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  
而與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  
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  
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饒頤之  
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  
明爲味政荒爲亂國或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  
已行悔謂悔慢其人弱味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  
悔是此欲吞并之意弱味是始衰之事求服則制爲已屬不  
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  
亡謂制亡二者喪其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

悔其人既悔其人必滅其國故以悔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  
中應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  
昏暴其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

亦在桀也 離 日新不離息自滿志 疏 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

意曰日益新德如丁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 漢代儒者說九族有  
二案禮載及尚書緯既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  
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  
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說  
言爲戒容辭慶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  
外姓九族有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

後世 中如字中或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聖賢



事之。王徐于。謂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好

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

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

###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

誥以伐桀大疏命復歸于亳以伐桀人義誥示天下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 誥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

疏

王歸自克夏正義

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

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山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

疾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

一人古皇天上帝天疏稱曰子

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秉善也

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

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

傳云順人有常之道性則是為君之道若有怙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

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大州十五十八十一



音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

徒以言人苦毒謂整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

苦故并言荼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北民

毒以喻苦也並告無罪稱

究訴天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

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罪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

辜乎。牡疏敢用玄牡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

茂后反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

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牲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

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

大帝下園立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駝孔注

孝經罔白與如去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

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牲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

章有二帝三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

其意與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其意與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

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其意與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幸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云反煥呼亂 **疏** 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

反樂音洛。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光，民信樂生也。昔

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備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借為差。

賁飾易序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寧

卦文也。大夫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

家卿 **疏** 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

計 **疏** 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

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

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

敏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 戒諸侯與之

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其

常法承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其

大美道 **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 **疏** 惟簡

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爾

非所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

之美。忱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王土地之官，作明居

市林反 **疏** 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

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王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陽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始見祖明是初即王居位王喪奉嗣王祗見厥祖見賢遠反

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疏傳湯有至無焉。正義曰湯有

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時掌反懷疏傳先君至懷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拍祭

如羊反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曾語云杼能師禹者

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自由勉

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懷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

暨鳥獸魚鼈咸若鍾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疏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

學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

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

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

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疏

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

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

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

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

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

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德以寬政代桀虐政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

**疏**

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取

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

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故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

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

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

以及 **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

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弗扶弗反 **疏** 先民時若

由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曾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

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

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 **居上克明** 言理 **疏** 居上克

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為下克忠** 事上竭誠 **與人**

怨物觀察下情是能明也 **不**

**求備檢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 **疏** 檢身若不及

謂自攝斂也檢物其身常如不及 **以至于有萬邦茲**

不自人以甲人不恃長以陵物也 **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

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乃 **敷求哲**

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儆于有位** 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

及後出。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 **曰敢有**

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

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過之風俗。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敗德是淫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

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

大百十九



于萬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  
徐扶至反推直利反單魚巾反  
惟茲三風十愆御

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道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限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

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匡君服墨刑鑿其頰涅以墨蒙士

刑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爭之疏曰敢有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敗也與亂

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敗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也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

事神故歌舞為巫觀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敗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踈遠耆年

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比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上言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員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相舞酣歌乃為愆目若不相舞不酣歌亦為過也樂酒曰酣言歌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醜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

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敗是遊與敗別故為遊戲與敗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焚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

變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頰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勸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頰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維甲

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維甲字宜從下讀言此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

等流例謂下士也

等流例謂下士也

等流例謂下士也

等流例謂下士也

等流例謂下士也



德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其明可 疏

聖謨至孔彰 正義曰此數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

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 修德無小則天下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 疏 爾惟至厥宗 正義

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

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

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

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

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

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

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

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

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

善善進不善善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茂由至矣言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地也不知朝政故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 伊

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至三篇。正義曰太甲既立

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

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叙其事作太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汝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

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



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

王祖桐官始云居慶是未故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聽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大甲** 戒大甲故疏 傳戒大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太甲及沃丁君顛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

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衡衡順伊尹之訓疏 惟嗣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尚於綱反疏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

之序言三年惟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

王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白也○傳阿衡至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衡同音故阿為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

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諟謂常自在之謂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

顧音故諟音是說 **疏**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文也祇巨支反 **疏** 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自在之言其相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於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 **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

下○ **監** 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 **工暫反**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君居業天下之

眾○ **辟必亦** **疏** 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 **反徐甫亦反** **疏** 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

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

也

也

也



禮約 肆嗣王不承其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

祖修德○普悲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洪君臣滅先人之

取○相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 王惟庸罔念聞言

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

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無越厥命

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顧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機考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

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話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惟朕以擇萬世有辭言能

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疏伊尹至有辭王義曰伊尹作

見歎美無窮釋音亦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

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

位今以開道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

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以儉約之德令

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出之謀謀為政之事警

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

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

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

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彼祖之所行若能如此

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不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幾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未幾張者括則是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開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疏改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道

**疏**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改

反。疏。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諄之不止與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行言不義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行言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巫**

義本亦作誦

**先王其訓無俾出迷**

伊尹至忠所以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改

過不使出人迷惑怪之。伊必爾**疏**曰伊尹以王未變以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

**疏** 伊尹至忠所以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改

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歲其過矣使後出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

**王祖桐宮**

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居憂** 往入桐宮

**疏** 伊尹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備之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選賢後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月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冕服也。鬯音免。疏。

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為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為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年十一月朔，為再替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朔，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犬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皐而祭，大雅云：常服黼皐，皐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于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

喪九二十七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右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予

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關於德，故自致

不善。○底，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疏。傳速召至

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名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名也。欲者，本

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孽，災也。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孽不可逃。○孽，魚列反。追，胡亂。

閩何校 書疏八 木重校 三十一 曾椿刊



反

**疏**

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

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  
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遠逃也釋言  
文燮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遁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  
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維升鼎耳可修德以讓之是可避也  
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  
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  
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

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已往

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積教訓之德

**稽首**

拜手首

**疏**

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

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  
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  
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  
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是為拜手至

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

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

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

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

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

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

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

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施則頓首也君於臣則

空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

於羣下惟言脩其身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乃明君言脩其身曰俟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入乃曰

仁惠○俟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

胡啓反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

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欣戴之也

閩河交

卷之八

林重校

三十一

卷之八



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懋音茂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以不驕慢為恭

聽德惟聰

言當以明視速以聰聽德

**疏**

傳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

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

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朕承王之休皆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無斁

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厭於豔反

###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

**疏**

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三異王大

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

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

天位

艱哉

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德惟治否德亂

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亂○治直吏反註及下同

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

亡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疏**

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與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攝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終所云惟言治亂在於用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明慎其所以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

**疏**

惟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

先王惟時懋敬

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王猶是一也



厥德克配上帝

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脩其德能配天而行之

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

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

若

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言善政有漸如登高然後終致高遠必重難為力後之事

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

無輕為力後之事

無安厥位

惟危

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

慎終于始

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疏**

慎終于始○正

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人以言弗違汝心必少道義求其意勿非逆之

有言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鳴

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入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疏**

傳胡何至

真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

惟一人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

而巳

以寵利居成功

成功不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

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

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伊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

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

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咸**

**有一德**即政之後恐其**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成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决性復多疑與智者

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用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

惟上特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

一德為戒**陳戒于德**告老歸邑**疏**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陳德以戒**疏**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陳德以戒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工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

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保

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

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

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

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享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

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

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

位九有諸侯桀不能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

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

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皇

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

道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專當也所

之受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

辭文詰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

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

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以有

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非

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

于況反下疏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

同或如字疏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言不

民自歸疏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言不

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

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疏惟吉至在德正義

天降之災是在德疏僭子念反疏曰指其已然則為吉

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

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

閩何校



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終 其德戒勿怠

**始惟一時乃日新** 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也言小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官賢才而任之非小害也

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言臣奉上布

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為民同為德如字下為下同徐皆于偽反 其難其慎惟

**和惟一** 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暉臣當 疏 今嗣

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

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

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

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其才必其才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皆有一德也傳其命至勿怠也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也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

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絕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也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

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

人字不見故據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

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

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也正義曰此經中無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一心  
以事君如此政乃善目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無常師士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善無常主協德

于克一言以合於能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德

之言故又曰一哉王心則前一德克綏先王之祿德

永底丞烝民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

王之承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

疏為時至觀政。正義曰此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

出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

於為政當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

疏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

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善

觀七廟出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

論七廟諸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氏皆

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

祧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

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四

是商書已云二穆而巳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參說此廟無

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

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數及祖也并高祖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

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肅等



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矣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如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上有使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

功○狹戶交反盡須又戒王虛心特物凡為人主無得

徐子忍反註同疏

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

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沃丁既葬伊尹

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沃丁既葬伊尹

千一宅沃丁既葬伊尹

尹事訓揚其所行

而正外單以沃丁既葬伊尹遂訓錫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本記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

篇言其告歸知致社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也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木反楮也伊陟贊于巫咸贊告也巫咸臣名皆

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

亡○巫咸馬云巫男疏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

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顛云在大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



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  
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  
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  
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  
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  
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拱之曰揚，  
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記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  
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  
則有青青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筭法云：肅敬也。  
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躰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  
色。青故有青青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  
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  
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關，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  
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  
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  
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  
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  
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  
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  
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 太戊贊于伊陟

改過

### 自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

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  
大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也。仲丁遷于囿，太戊子去  
以原命，名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疏

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

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囿，與居相亦事  
同也。以河曹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圯于  
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

特言圯也。李願云：囿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  
鄆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  
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謚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  
河曹甲，仲丁弟也。祖乙，河曹甲子，皆世本支也。仲丁是太戊

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作仲丁之義，亡河曹甲居  
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曹丁但反。

### 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今魏郡有相縣

施肥



祖乙圮于耿傳曰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宜甲居相祖乙即宜甲之

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

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

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云遷于鄭謂遷來向鄭

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

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

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宜甲居於相

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鄭相

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

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焉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

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

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

有仲丁宜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

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

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

遷於殷亳鄭相耿與此奄五邦作祖乙亡

音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亡

八卷終



